

美艷、浪漫影歌星傳奇

上海歌壇繁華夢

● 符立中（樂評家）

現代中文歌樂發軔於上海，海上的風華是數不盡的；海上的歌不單綿延深長、開枝散葉至海角天涯，海上群芳更是競怒爭華難描難畫。

對廣大的海外華人而言，她們丰姿各異的鶯啼燕語，正是另一種故土遙望，每當午夜夢迴凝神諦聽，不但是當年全中國四萬萬人之靈秀所鍾，也是西方魂縈夢牽的遠東鄉愁。那是一種交結著東西洋氣息的湮芒，人們把所有對美好事物的渴望都凝結在音樂之中，不管是探險家心目中頹唐盡豔的東方第一大都會、單幫客大顯身手的十里洋場，亦或是革命家勇闖天下實諸滿腔抱負的舞台，銷金窟、洋涇濱、瓊樓玉宇，萬豔同悲的滾滾紅塵；上海，永遠涎縈著夢幻般的氤氳，是地獄、亦是天堂，形形色色盡皆在歌聲之中。

「玫瑰」之名傳揚國際

米高梅、百樂門、仙樂斯這些香豔的名字說明了上海永遠在歌舞昇平中，海上的歌可謂應有盡有。郎毓秀的「天倫歌」、歐陽飛鸞的「梅花操」不單必須以聲樂演唱，曲中細膩的感時紆懷亦奠定了它們的文學層次；白光的「魂縈舊夢」是老兵共通的鄉愁、周璇的「前程萬里」、「鍾山春」是政府播遷來台後的愛國教化歌曲、姚莉的「玫瑰玫瑰我愛你」（「玫瑰玫瑰我愛你」威名持續至九〇年代，由彼德格林納威導演、「紅磨坊」小生伊旺麥奎格主演的電影「枕邊書」即以該曲作為主題曲。）和李香蘭的「夜來香」則代表上海遠征外邦，將十里洋場的旖旎風情傳唱國際。其中「玫瑰玫瑰我愛你」填上英文

歌詞經由義大利歌手法蘭奇·藍唱出，在五〇年代風靡全球，被外國人譽為最傑出的爵士樂（姚莉充滿彈性、均勻的歌喉正使她成為中國第一位吸收爵士和藍調唱腔的歌手）。法蘭奇·藍在五〇年代紅極一時，名曲甚多，但他始終惦記著作曲者陳歌辛。陳歌辛曾留學義大利習學聲樂，名作包括「鳳凰于飛」、「風花雪」、「創造」、「忘憂草」、「三輪車上的小姐」及「夜上海」等，以此「小資產階級」的作風，解放後當然被鬥身死。陳死後一家飽嘗人情冷暖，但是陳歌辛的兒子、日後以小提琴協奏曲「梁祝」馳名中外的作曲家陳鋼回憶，法蘭奇·藍每年必定寄達卡片問候，這固然是法蘭奇·藍個性敦厚念舊，但陳歌辛所受彼邦人士敬重、乃至當年上海歌樂的水平，由此可見一斑。（法

蘭奇·藍每年耶誕寄卡問候之詳細描述，請見陳鋼九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文匯報發表之「絕唱」一文。）

上海歌樂的血源有三：教化、西洋古典與娛樂小調。身世不同，注定了它們以不同路徑百花齊放地競逐市場。西方音樂傳入中國以學堂樂歌（學堂樂歌多出於國外民謠一事，請見張己任「我國近代音樂教育的發展」（一九八八）為創作起始，因此早期作品除了改編自美國民謠的「蘇三不要哭」（佛斯特的「噢！蘇珊娜」）及「舊金山」（輕音樂樂隊舞曲），其餘皆充滿了學堂樂歌當初推廣白話、習學國語的淺白趣味。最早期的學堂樂歌（二〇年代以前）如沈心工的「郊遊」幾年前音樂課本還看得到，不過這些作品的旋律多半來自外國民謠歌曲，如「女子體操」出自德國的「小鳥來了」、「賽船」出自「輕輕搖」。可惜的是這些作品當時並沒有留下錄音記錄，真正留下錄音並且開始發揮影響力，要等到與娛樂小調結合並且開始在社會造成風潮之後。這時期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由小女孩所組成的明月歌舞團，她們取代阮玲玉、陳玉梅、胡蝶等電影紅星形成時代歌曲的主流，真正開啟中國

歌樂的風華世代。

江青本是歌舞團員

明月歌舞團堪稱人才濟濟、藏龍臥虎，黎明暉、王人美、黎莉莉（王人美和黎莉莉後來都為左派影壇主演不少名片，王人美的「漁光曲」創下中國電影映期最長及首獲國際影展大獎紀錄，黎莉莉以和阮玲玉合演的「小玩意」成名，名作尚包括「大路」等。）、胡笳、薛玲仙是明月歌舞團的主要台柱，但真正對整個上海文化造成「震撼」的是該團所培育出來的聶耳、嚴華、周璇及白虹。聶耳所寫的「義勇軍進行曲」後來成為中共政權的「國歌」，其餘進步歌曲尚包括「畢業歌」、「大路歌」及「梅娘曲」等；嚴華曾在北平的富連成學習青衣，所作的「百鳥朝鳳」、「月圓花好」富有民間小調風味，造就李麗華、姚莉及周璇（一度為嚴華夫人）的聲勢。周璇和白虹皆出身於明月末期，但她們努力不懈，將本已沒落的明月風格繼續在唱片業發揚光大，使得許多情韻優美的方言民謠改頭換面，以國語的風貌造成更為巨大的影響力。除上述眾人外「明月」還有兩位「傑出」校友曾對文化界產生

重大的影響，一位是後來成為郭沫若夫人的張靜，另一位不用靠丈夫就夠出名了！她原叫李雲鶴，在明月時期名喚藍蘋，後來正式改名叫江青。（藍蘋和張靜亦出自明月歌舞團的資料見無冥「天涯歌女情」（一九九三））

「太湖船」本風月小調

明月歌舞團的團長黎錦暉，湖南湘潭人，大哥黎錦熙為商務書局主持編纂字典業務，黎錦暉因其兄提攜、為推行國語而開始創作「葡萄仙子」、「可憐的秋香」等兒童國語歌曲，作品風格係由學堂樂歌衍化而來；四弟黎錦光受其影響走上創作之路，後成為中國最著名的時代曲大王，名作包括「夜來香」、「香格里拉」、「鍾山春」、「少年的我」等；么弟黎錦揚在大陸易幟後遠征金元王國，以「花鼓歌」震驚百老匯與好萊塢，以通俗文化的成績而論，堪稱中國最著名藝文家族。黎錦暉至受托寫作紀念國父的「總理紀念歌」為其最巔峰（孫先生逝世時尚未有「國父」的稱號，「國父」稱謂係後來追封），但他為了挽救明月頹勢竟要周璇、黎莉莉等小姑娘袒胸露腿、穿著薄如蟬翼的紗服

作童女尖聲之音，歌聲肉影，吸引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老饕」，終於激怒有志之士將他與撰寫「性史」的張競生並列為「上海文妖」，連對世事一向寡情的張愛玲也為文撻伐這種「小妹妹狂」，在眾口鑠金之下，曾經紅極一時的黎錦暉晚年終以賠盡一切黯然收場。

黎錦暉與嚴華、姚敏等人嚴格來說皆只能算歌謠作家，但是他們在整理、推廣地方民謠上卻有不可磨滅的功績。自從推行國語運動，許多方言民謠原本可能就此湮沒，但是有了這些兼擅辭曲的作者將歌謠改編成偕韻的國語歌辭，並且保留傳統的韻白韻腳，加上優秀的歌手詮釋，使得這些歌至今仍傳唱不衰。整個中國這麼一大片土地，當然不是只有王洛賓所採的那幾首維吾爾民謠而已！這批作曲家所採行的民謠取材之豐、地域之廣都是王洛賓無法比擬的：幽深寂寥的「送大哥」是綏遠民謠、湖南的「採檳榔」有一種市井的嬌俗、雲南的「小小羊兒要回家」充滿童騷的單純自足、還有出自蘇州彈詞的「埋玉」、粵劇古曲的「王昭君」……當然這其中最富代表性的就是黎錦暉家鄉湘潭的「桃花江」了，到今天還傳唱不衰。除了上

述的家鄉味，在人文薈萃的上海，因地利之便傳唱大量的江南小調如「嘆五更」、「梳妝台」、「恨十聲」等，在經過這些曲家巧手打點後，皆從吳儂軟語改以京片子風貌存世；至於長篇套曲如「蕩湖船」、「九連環」這些原本風月無邊的太湖畫舫歌曲（為何有個「蕩」字並非無因），在攝其菁要淨化改辭成白虹灌錄的「太湖船」後，居然搖身一變，成為全台灣家喻戶曉的童謠！（白虹所灌製的太湖船歌詞與台灣通行的版本不盡相同，顯見這其中還有一次關鍵的轉折。）

藝術歌樂的大本營

在略述完學堂樂歌及娛樂小調的影響後，中文歌樂完全因其古典的身世提昇整體的格調和價值。上海歌樂根植於古典的血統非常純粹，由於古典音樂的開拓者蕭友梅、黃自都是正直單純、滿懷淑世救國之念者，因此他們的本性較偏向古典樂派時期風格，形諸於音樂就是和聲端正、旋律線明晰、樂句對稱條理；這和當時西方樂壇的印象派、甚至十二音列法等現代樂派風尚完全背道而馳，也使得中國的作曲家日後出國攻讀深造時皆面臨了相當的困

難，但純就歌樂而言，由於旋律線條簡單明瞭，對原本並不熟悉西樂的廣大華人來說易學易懂，因此迅速造成風潮。短歌最簡單的創作曲式就是舒伯特亦常用的ABA模式，但是上海的作曲人和歌唱家還是在這樣窘迫的形式中一點一滴發揮他們旋律的天分，開創了華人歌樂的盛世。聲樂演唱者，郎毓秀、周小燕、管喻宜萱、歐陽飛鵬和黃飛然當時都有不少風靡一時的名曲。斯義桂赴美後以穆索斯基歌劇「鮑里斯古德諾夫」名震一時。相較於天賦不亞於他、卻英年早逝的同學朱永鎮，及歷經文革的郎毓秀、沈湘等人，乃至於避居非律賓受困於難民身分不得出國盡展所長的歐陽飛鵬，讓人不禁感慨各人的藝術生命同途殊歸了。

李香蘭與歐陽飛鵬

與郎毓秀這些正統聲樂家相比，名噪一時的李香蘭與歐陽飛鵬的聲樂技術並不遑多讓；李香蘭因負有宣揚「中日親善」的任務，當時日方出動東洋首席古典作曲家古賀正男為她量身譜就多首名曲，但這些歌居心叵測、並不以追求藝術境界為依歸，而且非以中文音韻入樂，不能算是藝

術歌曲。反倒是中國作曲家為她創作的「夜來香」、「恨不相逢未嫁時」及「忘憂草」、「戒煙歌」，配以上海工部交響樂（團員多為白俄音樂家）伴奏，以長大的弧形聲樂線條，發揮她獨步當時的俄式聲樂唱腔及京片子咬字（適時聲樂家多半都有濃厚的方言口音），聲情並茂，風流婉轉，令郎毓秀等人也有所不及。

論到李香蘭聲樂技巧的缺失，較嚴重處在於底腔支持有時不夠扎實，且未充分發揮俄國派共鳴豐富厚實的特色，這使得她日後進軍正統古典樂壇及百老匯皆面臨相當困難，但她的音樂會（包括演唱「茶花女」、「風流寡婦」等歌劇詠嘆調）在當時的確轟動一時；與她恰為對比的是為重慶政府擔任地下情報工作的歐陽飛鶯，上海音專教授黃貽鈞（解放後出任上海交響樂團團長及上海音樂學院院長）為她所作的「梅花操」、「春天的花朵」、「雨濛濛」比黃自的「天倫歌」更富於浪漫樂派的管弦技法，藝術格調較「夜來香」更高，是整個上海風華韶光盛極的代表鉅作。歐陽飛鶯擁熱情嘹亮、酣暢淋漓的嗓音，唱起歌來輕易凌駕於龐大的管弦樂團之上，展現富麗高亢、宛若直上雲霄的聲樂

之美。大陸易幟後前往菲律賓發展，專攻「蝴蝶夫人」、「杜蘭朵」等艱難的歌劇角色，作育不少英才。

陳明律歌詠華麗絲

至於融合中國傳統樂韻的藝術歌曲創作，因為要融合中國傳統的五聲音階與西洋和聲技法，遠比單純的改編民謠來得困難，勇敢接受挑戰的除了趙元任（老天爺、賣布謠等）外，竟然還有一位德國女作曲家華麗絲！華麗絲是青主（我住長江頭作者）的太太，夫婦倆在柏林邂逅時正值

貝特格（Hans Bethge）所著的「中國笛」在德國大紅特紅之際；蓋當時傳統社會仰賴基督教義建立起來的架構秩序在面臨整個浪漫狂飆運動後疾驟崩毀，道德價值觀念混亂，一股頹廢美學的風潮油然而生。在這種背景下貝特格根據以往已有德、法以及英譯的中國古詩重新編寫成「中國笛」這本詩集，對尊崇頹廢美學的歐洲知識分子同樣有隱晦之美的尋幽覽勝之趣，但在心靈慰藉上中國詩詞講究天人合一、從自適的意境修養卻不啻是帖安慰劑；當時在歐洲的少數中國知識分子也因此擺脫中國積弱不振而被歧視命運，而鍍上層莫

測高深的吸引力（如辜鴻銘）。華麗絲在這種風氣下認識了青主，不問可知這位對神秘東方充滿憧憬的德國姑娘會以什麼樣的眼光來看待這位滿腹經綸的中國人。在嫁夫隨夫之後，華麗絲更加努力學習中國音韻，還曾翻譯中國詩詞在德國媒體發表，當然她最駭人聽聞的就是最後居然以其敏銳的悟性，摸熟了中文詩辭特有的抑揚和內涵，譜就了「少年遊」、「喜只喜的今宵夜」等古詩詞名曲！而這些作品，我們都可以從陳明律教授最新的唱片作品「青主、華麗絲專輯」聽到。出身上海完全西化的家庭，陳明律對中國詩辭的探求擁有和華麗絲相彿的心路歷程，因此她本能地瞭解那些浪漫樂派語彙所帶有的逃避主義本質及感傷氛圍。年輕時歌聲清脆如遠山翠黛的她在歷經歷練的增長之後，更增添了翡翠絲絨般的暈暖輝澤，醞釀出沉鬱迷離的氤氳，不斷縈繞訴說著那些蕩氣迴腸的古老傳說。也許在字韻的切換收葦上，陳明律還不能達到文學耆老的专业程度，但是她能運用爐火純青的歌聲，勾勒出那些淒美的、抒情的、活潑的、幽默的諸多情境，機鋒盡出，最後幻化成蜿蜒不盡的餘韻和眷戀，試問就算是再高明的詞家，

又有誰能單憑言語的吟詠而達到這種境界？

海上繁華羅芳薈萃

對近代中國而言，老上海是一個特殊的時空；租界的繁榮和歐化，為藝文活動提供了相當的資金和安定的環境。蓋當時政經混亂、時局動盪不安，租界適度地保護藝文工作者免於觸怒政權的顧忌，加上各國文化對比交流的頻繁，也觸動藝文工作活絡的靈感。而這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且造成音樂向榮前景的，就是法資的百代唱片公司。由於百代初期挾其雄厚外資及嚴格品管，和電影界密切合作，足以吸引

第一流的藝術家；再加上西方音樂傳入中國伊始，作曲技法掌握在正統音樂工作者手中，因此黃自、趙元任、賀綠汀、劉雪庵、張昊、吳祖光、田漢等藝文工作者手中出來的歌樂，水準、格調皆非同凡響，不像中國的電影作品，一下子就淪落到媚俗和自我抄襲打轉。不過這種健康的機制後期終不免被投機商人侵蝕，像當初以小璇子、小莉子與小白子「三小」並稱的周璇、姚莉與白虹，在好不容易聯袂擺脫那種「商女不知亡國恨」、舉國皆狂的「小

妹妹尖聲」之後，卻又出現不少像周璇「紅歌女忙」那樣紅男綠女紙醉金迷的靡靡之音，反應出那時人心麻痺、時局不靖的社會亂象。不過蓋棺論定，上海的風華終究太絢爛了！不以後期蒙塵而失了顏色；尤其是只要想想看，「飄零的落花」是「新婚大血案」的主題曲、「凱旋歌」是「長相思」主題曲、「鍾山春」是「惱人春色」的插曲，就可一瞥這些歌曲是如何以它們本身的藝術格調，來提振整部電影的價值。

阮玲玉啟台語歌曲

由於和電影圈有密切合作，彼此又同為娛樂體制，因此許多電影明星演而優則唱，也留下不少值得懷念的作品，一代天后阮玲玉可說是兩岸電影主題曲的祖師奶奶，她為電影「野草閒花」所灌錄的「尋兄辭」開啟中國電影主題曲的新紀元；她所主演的「桃花泣血記」（有關「桃花泣血記」的創作經過請看台籍電影辯士呂訴上的「台灣電影戲劇史」（一九六一））一九三二年在台上映，片商為招徠觀眾特聘王雲峰譜寫同名台語歌曲，成為台灣第一首流行歌曲。

阮玲玉寫下中國影星唱歌的先河，她的對手胡蝶也不甘示弱，曾推出由郭沫若作詞的「湘累」等作品，不過在歷經談瑛、陳燕燕、陳雲裳、顧蘭君等熠熠紅星之後，直到白光、李麗華才真正在時代曲的天地中開花結果。白光因演出「東亞和平之道」結識台裔作曲家江文也，兩人雖因江文也生性風流而分手，但白光卻受其影響一度走上古典音樂之路，並拜日本知名女高音三浦環（第一位在西方演唱歌劇的東方人）為師。不過白光後來係循德國女星瑪琳黛德莉式酒館歌曲（Cabaret Songs）隨性不羈的演唱方式走紅，今天論斷起她，第一印象絕對是歌手而非影星。李麗華在從影前就受過最講究行腔用嗓的程派青衣訓練，加上一口刮拉鬆脆的京片子，她以走周璇民謠小調路數起家，在輕盈甜美上卻更為出類拔萃。（李麗華習學程派青衣之描述見於李麗華親自撰寫的「我的自傳」一文（一九五四））。早期名作如「百鳥朝鳳」、「親家相罵」、「千里送京娘」曲名皆出自京劇劇目；在轉往香江之後，她成為影壇的一代女皇，但最走紅的歌曲包括「琵琶怨」、「小白菜」、「雪裡紅」、「都達爾與瑪麗亞」及「跑馬

中溜溜的山上」仍屬民謠，在海內外傳唱不衰，也代表了一股風流蘊藉死而不僵的上海圖像。

上海風華歷久彌新

老上海的丰采的確一度消沉黯淡，且不論原本就已疾遽陳腐、掏空生命力的墮落；三反、五反、乃至文化大革命，更讓老上海面臨驚天動地的變局。但是在海外

，上海的風華、上海的派頭仍然藉由李麗華、藉由陶秦、樂蒂、徐訏、張愛玲傳揚源遠流長的風景。那種以傳奇和奢華為原料，所打造出來的華美悲涼，是上海令人永難忘懷的印記。全中國經濟大權的淪落造就了上海，亂世的悲歡離合成就了上海，直到今天張愛玲、穆時英與錢鍾書依然是華文世界最好的小說家，上海歌樂尤其是華文世界不可磨滅的精神資產：從將金大班、尹雪艷搬演得活色生香的白先勇，到九〇年代的王家衛與王安憶，真正的行家從來不會忘了這些歌。

近來掀起一股懷古風潮，老上海的一切彷彿都鍍上層金地被美化了！這本也不算是一件太壞的事，最起碼華洋交融的國際觀比起一味地強調草根性要來得有視野。

問題在於現今所謂的「老上海」是真是贗、是芳草還是莠實不無疑問，許多似是而非的謬論更是傾巢而出。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夜上海」這首根本就是香港錄音製作、亦從未在舊上海發揮什麼影響力的靡靡之音（該曲於民國三十六年面世，一年多後上海就淪陷了），卻儼然變成今天上海懷古的一項精神圖騰。

如果「上海風」只是一種講究吃喝玩樂的情調，而忽略了豐富開放的文化特質；如果「上海風」只不過是供銅臭商賈茶餘飯後附庸風雅的自我陶醉、醉生夢死的娛樂，那麼它就真的只剩下「海派」這個

詞原先所帶有的卑俗，而不可戀、也不可貴了。筆者一向不盡認同海派這個辭彙，它是北平文人自我標榜、強調上海文化和京派不能相提並論的鄙夷論調。在很多方面，如海派戲確實不如京朝派樸實溫厚，但是音樂乃至於電影，上海就是中國發源的大本營，是專業技術的重鎮，需要從社會性、藝術性作全方位探討。本文從音樂、電影、文學、歷史乃至社會學等多角度描繪上海舊時社會的風貌，希望能勾勒出那段風華歲月的一鱗半爪。（本文除註明出處者，其餘皆出於作者「原創性考證及定論（original contribution）」，請尊重智慧財產權，勿任意盜用。）

聖文風流人物

萬墨林等著
定價台幣叁百元

本書係萬墨林、張源、王培堯、丁兆豐、田維平、張或弛、劉半農、商鴻逵等著。要目有：民國四大美人、徐志摩四角戀、蔡松坡鳳仙戀、喜豔親王劉喜奎、藝壇奇女子——劉喜奎、樂蒂、末代狀元三角愛、坤伶主席新豔秋、賽金花本事全文、洪狀元煙台舊事等篇，內容精彩，老少各界咸宜。二十五開本，三百四十一頁穿線平裝，定價新臺幣三〇〇元歡迎購閱，郵撥帳號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